

曾在《广州日报》的副刊版《每日闲情》栏目上，读到一篇小短文，行文持一种云淡风轻的腔调，言简、句短，弥散出于俗世烟火中掸落一粒灰尘的气度，颇有味道。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章里提到的一种植物——六旺树，于我而言无疑等于破解文章的一个密码。我断定作者蒙华是广西人，更进一步认定作者跟我同是老乡。作为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异乡人，对家乡的物事、物候早已训练出猎犬一般的敏感和警觉。文章中提及的六旺树是广西梧州市的市树。在梧州的大街小巷，任谁看一眼都能叫出它的名字，但在异乡，我问过身边很多朋友，知不知道六旺树？他们大多一脸茫然。不仅因为六旺树是南方特有的树种，更主要的是六旺树还有其他很多的名字，可能会被叫作婆娑树或者风眼果、富贵子、九层皮等。能准确叫出六旺树，并在文章中骄傲地大书特书的人，必属梧州人无疑。果然，认识蒙华之后，便印证了我当时的判断是对的：我们都是梧州人。

蒙华是近年来活跃的散文作家，时有文章见诸报纸、杂志。他常常自谦，说写文章只是他心心念念的副业。有意思的是，他在常年的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风格。他的文章大都短小，惜墨如金，形成一种点到为止的悠长况味。收录《风起南方》的这些文章，篇幅皆不长，有的心境旷达，有的思想独特，有的语言传神，读来使人会心一笑，又恍然有悟。同为写作者，我深知写“短”的不易，“短”很考验作家的语言智慧和意蕴传达功底，优秀的短文往往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我认为，蒙华就是一个在不断挑战难度的作家。

读蒙华的文章，我会选择一些心无挂碍的悠闲时光，风吹哪页读哪页，如同他信手拈来般的书写姿态。他的文章有趣，大多写日常写俗世，美食美酒、好茶好水，街市与幽巷，此在与远方，旧友与新识、世道与人心……在他的笔下，没什么大事，都是细水长流的日常，但行文脱俗，不乏

精神的烛照，这些日常便成了一种审美化的日常。比如，他将冬日阳台上负喧读书视为绝佳的休闲方式，他从品味一道甘浓红醇的六堡茶里学会断舍离，他在独闯稻城的有惊无险中体验人生节奏，甚至在一道家常苦瓜酿中，也能剔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所谓于小见大，不过如此吧。

擅长并热衷写日常生活的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我想，这个朴素又真挚的愿望同样也是蒙华写作的初心——于万物中寄付深情，于喧嚣中求得度闲，于俗世中寻觅诗意。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人的精神也在高速内耗，人与外界、人与自我皆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而蒙华总能选取一种松弛的表达方式，使人从朴实的辞章中体会到生活的滋味，感悟到活着的真意。在我看来，这种松弛必然跟蒙华一贯秉持的人生态度有关。在生活中，他就是一个亦庄

亦谐、张弛有度的人，我将他视为“生活家”。而在文学中，松弛也是他所注重的写作态度，松弛的背后有着精准的表达。譬如，在《人间四月雨》里，他驾车在城市游荡，看似写一种无所事事的松弛状态，遇见尽兴饮酒的中年女子、街头五元理发的中年人，在他的传神勾勒后笔锋一转，三言两语写出了市声：“这也许就是自然，让你知道时令有序，岁月静好；也让你知道天道有异，反复无常，得忧患前行。”在蒙华的文章里，松弛并不是散漫，松弛是一种美学追求，在他的笔下终会抵达层层深意。

这本随笔集名为《风起南方》，在我看来，既彰显了该书的地域特征，又是向读者宣告作者对家乡的深情与骄傲。这是我珍视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人们常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家乡只有在记忆中才最美，乡愁只有在他乡更动人。蒙华的可贵在于，即使他一直没有离开家乡，依然能津津有味、兴致勃勃地向读者展示着家乡的风景、风物、风味。在梧州，于他而言，几乎了如指掌的小巷、河流、桥梁、骑楼等依然被他写出了独有的况味；在梧州，六堡茶、冰泉豆浆、河粉、龟苓膏、纸包鸡等传统美食，乃至四季更迭，一阵风一阵雨，一次潮汛一声船鸣，一旦进入他的文字，往往都如初见般独特，意味深长。这不是依靠高超的写作技巧就能实现的，我认为更多源自作者内心对家乡深挚的热爱。我敬重这种热爱。这种坚如磐石的情感一直黏附于蒙华的书写中，景与物、人与事一旦被赋予了历史、文化、伦理的生命力和温度，便能传情达意，便脱离了日常的小确幸，成为一次又一次真挚而漫长的告白。在阅读过程中，我时常被这种告白感染、打动。

南风轻轻吹送，它是温柔的、漫游的、邂逅的，但它却并非盲从的、纷乱的、辜负的，它终将轻轻叩动读者的心门，召唤出一种被人忽视甚至遗忘的情愫。

（作者系作家、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天山脚下的生命华章

——读孔立文长篇小说《雪菊花》

□刘艳芹

“不趁盛时随众卉，自甘深处作孤芳。其他烂漫非真色，惟此氤氲是正香。”宋代著名画家文同的这首《大桃途次见菊》，是对寒菊坚韧顽强品格的真实写照。新疆作家孔立文的长篇小说《雪菊花》，正是带着这样的隐喻，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八千湘女西上天山艰苦创业为背景，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真实再现了一代拓荒人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建设公路、开办学校的艰辛历程，以文学的形式为英雄立传，弘扬时代精神，歌咏家国情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前夕，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西出阳关，从仗剑扶犁起步，如胡杨、红柳般扎根边陲荒原，用青春和热血谱写铭记史册的屯垦传奇，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雪菊花》是一部集血脉亲情、苦涩爱情及生死战友情于一体，涉及军民融合、民族团结、生态自然、人文科学等多方面内容的优秀作品。小说通过一幅幅热火朝天和惊心动魄的场景描述，全景式地展现了新疆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赞美了兵团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坚忍不拔、赤诚报国的崇高境界，以及他们矢志不渝改变边疆面貌、为祖国奉献终身的信仰和初心。

在小说结构处理上，作家运用倒叙、插叙和时空转换的表现形式，拓展情节深度，强化主题表达，使文本的艺术架构与思想高度契合，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一开篇就埋下伏笔，沙里淘金般地引出故事的主人公，即陆奇、林芳菲和林芳华。1951年春天，作为驾驶员的陆奇，为了能和自己喜欢的同学林芳菲在一起，特意申请去林芳菲老家湖南宁乡招兵。林芳菲顺利通过征兵考试，其妹妹林芳华也一同参军入伍。作家笔下的波澜壮阔需要情节的对冲才能完成，于是就有了接下来人物的命运转折。因表现优异成为劳动模范的林芳菲在一次冻伤后落下脚部残疾，遭到陆奇母亲、师部医院外科主任秦湘南的反对，林芳菲最终嫁给了一直暗恋自己的陈瀚林。陆奇也因父母的强制干预，阴差阳错与看似门当户对的部队大院发小

程雨婷成婚。此处的情节安排，作家花了一番心思，在当时有限的社会资源和世俗普遍的认知下，具有一定的客观合理性。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一线军医程雨婷因产后大出血不治身亡，陈瀚林和林芳菲夫妇在一场暴雪中双双牺牲，陆奇因执行爆破任务受伤至终身瘫痪……这一切让矛盾不断加剧和深化，是这部作品的蓄意埋笔。暗恋陆奇多年的林芳华最终承担起照顾陆奇和他的孩子陆天山及姐姐林芳菲的孩子陈晓曦的任务，直至陆奇离世，两个孩子因爱结合。通过这场新与旧的博弈、死亡与新生的较量，大家最终完成了各自的角色转换。作家在兼顾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同时，不露痕迹地完成了作品文本与思想的统一与融合。

这是一曲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澎湃交响。从湖南宁乡的一对年轻姐妹应征入伍，至新疆边陲部队转隶，历经开荒种地、筑路修渠，直到跨越海拔两千多米冰达坂的天山公路完工、水库蓄水成功、干渠全线通水，团场建起自己的新家园、部队有了子女学校等，其间遭遇过无数次雪崩、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及野生动物的袭击，陆奇带领的官兵战士始终不改初衷，浴血奋战在最前沿和第一线。这条贯穿全篇的兵团人生产生活和建设的大干线，如西北边陲上的一棵枝繁叶茂的胡杨，见证了屯垦戍边中兵团人个体命运与集体命运的时代传奇。不管是成熟稳重又有担当的陆奇，还是果敢勇毅不甘落后的林芳菲，抑或是大大咧咧又心细如针的林芳华、爱到至死不渝的程雨婷、卓尔谨慎的陈瀚林……他们的性情各有千秋，却共同指向善良、积极、进取与向上。他们是一代人的精神素描，也是一个时代的唯美写真。这是一幅寓青春向上及团结奋发于一体的精神图鉴，清晰地展现出兵团早期生产建设的历史，以及年轻兵团人面对困难与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沉着与勇气。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火花。牧民沙迪克和他的妻子阿娜尔手把手地教林芳华做馕、砌馕坑，主动给陆奇的孩子送牛奶、奶瓶和奶嘴，帮助暴雪中前来



《雪菊花》，孔立文著，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

求助的谢开元等情节，无不体现着各民族团结一心的家国情怀。尤其是子女学校的成立，既招收机关和师直的孩子，又招收当地牧民和少数民族的孩子，真正体现了对牧民和少数民族的尊重和重视。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展现出军民水乳交融、民族团结的气象。作家凭借多年在新疆的军营生活和体验，潜心完成这部20余万字的长篇佳作，不仅源于他良好的文学素养，更多地源于他对天山、对新疆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与眷恋。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雪菊花》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了波澜壮阔和生生不息的新疆历史，书写了戈壁绿洲的沧桑巨变。作品既是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无数建设者的告慰和礼赞，更激励后人战胜困难，以雪菊花在逆境中扎根生长的特质为象征，在逆境中求发展，以实干福泽脚下的土地和人民。这部作品的出版，对于弘扬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综 述

组诗《远去的妈妈》

在远去的背影中，镌刻着回家的方向

诗人刘福君以其质朴而深情的笔触为人称道，《远去的妈妈》作为其近年来的力作，以母亲96岁离世为背景，通过九节诗篇细腻刻画了母子之间深沉的情感纽带，以及对生命消逝的感悟。该作品于《诗刊》2025年第6期刊发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日前，由承德市文联指导，承德市评协、承德市作协主办，刘章研究会承办的“母爱·乡土·时代”暨刘福君《远去的妈妈》作品研讨会在河北承德举行。与会者围绕作品的艺术价值、情感力量与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研讨。

跨越个体的情感共鸣

《远去的妈妈》将个体丧母之痛升华为普遍性的情感共鸣，引发了读者的共情。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认为，诗歌以质朴如土的笔触，在当代中国诗歌谱系中刻下一道独特的印记。“九节诗篇如同九块青石，垒成通向永恒母爱的诗学路径，其价值不仅在于情感的真挚，更在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触摸。”吉狄马加表示，当山桃花的泪滴落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土壤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孝道的诗性表达，更是人类面对生命消逝时共通的震颤。这组诗如同一块朴素的诗碑，在远去的背影中，永恒镌刻着‘回家’的方向”。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母子之情，情深似海，失母之痛，痛彻肺腑。”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认为，这组朴素却情感浓郁的诗作，写尽了儿子对高龄老母辞世的哀痛。他援引清人张问陶“好诗不过近人情”的诗论，认为诗人的祭母诗正是此类贴近人性本真的佳作，“瞬间的诗句成了永久的风，无尽哀伤与悲凉，让人体会到诗人心底的血和泪”。

诗人、评论家李犁谈及阅读感受时说：“读《远去的妈妈》，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灵魂被洗濯得一片皎洁，无缘由地对周围的事物涌起一种挚爱与感恩。仿佛走进了活生生的现场，母亲就在我们眼前微笑，而那写诗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这种“与生活重合”的真实感，使得这

组诗超越了文本形式的局限，成为情感本身的直接呈现。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刘向东从“爱的实践”角度对诗作进行了解读：“诗是诗人的内在生命实践，《远去的妈妈》既是诗人爱的实践，也是妈妈爱的实践。我们从诗中看到的儿子对母亲的爱，并非用‘赤子之心、赤子之情’便能概括，那是爱的处处用心甚至用命的细节。”诗中那句“手机的那头，再也传不来您管接不管送的声音”，背后体现的是母子的贴心联结，这种扎根生活的细节描写让情感表达更具穿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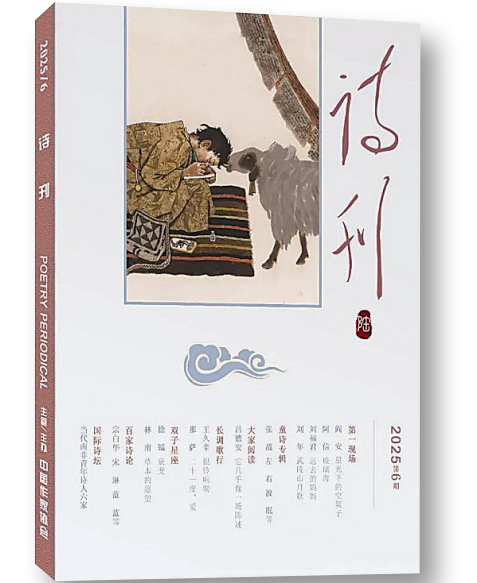
“‘远去的妈妈’是世间所有子女都无法正视的隐痛。刘福君将这种情感结晶为人类共有的心灵碑文。”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薛梅表示，诗作最终在血脉延续中实现了悲欣交集的情感升华，“在文字的光晕里，远去的妈妈永远站在大门口，向春天瞭望”，让人哀伤转化为对生命传承的永恒信念。

质朴诗风与意象建构的统一

《远去的妈妈》在艺术表现上呈现出鲜明特色，实现了质朴表达与意象建构的统一，其语言风格、结构设计均受到关注。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周所同评价说，“朴素、自然的语言带动着回忆的波澜，润泽了读者的心灵”，饱含真情实感又毫不造作的表达，印证了好诗情动于衷的标准，“尤其最后收尾处，那一声血泪般的泣诉，令人动容”。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剑钊谈及诗作中质朴表达的力量：“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夸张的抒情，用词朴素，甚至略显直白，但切肤的情感却溢于言表。可以说，这些诗句更多的是一种刻骨的沉浸、一种至深的缅怀。”

承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德光认为，刘福君延续了其一贯的质朴与凝练，摒弃华丽辞藻，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将生活细节转化为炽热情感的载体。诗中多处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以极具画面感的方式唤醒了读者的情感



《远去的妈妈》发表于《诗刊》2025年第6期

共鸣。

评论家李树伟以诗中“山桃花”意象为例作了分析。“山桃花是诗中重要的意象，‘山桃花又开了，山桃花啊，山桃花，再也看不到妈妈。采一把山桃花，插在妈妈的坟前，细雨中，山桃花默默滴着泪’，以花开花落的自然景象与母亲的离去形成强烈反差，借山桃花与细雨寄托哀思。”

“当诗人把母亲的电话号码藏进诗句，把让母亲回拨电话的琐碎琐事藏进记忆，把重孙子的新生告慰于坟前，这份爱便跳出了时光的刻度。”承德市作协主席王琦从整体意象出发谈到，不再是转瞬即逝的悲伤，而是化作了永恒的温暖。这些贴近生活的意象，让抽象的思念变得可触可感。

传统孝道的当代转化

《远去的妈妈》以朴素的生命细节与锥心

的个人体验为“母爱”作出祭奠，让我们反思当今时代的孝心与乡愁。如河北大学教授杨立元所言，“在当下语境中，刘福君的《母亲》组诗堪称精神启示录”。他认为，《远去的妈妈》作为《母亲》组诗的续作，“既展现了他爱的深度，也展现了他诗的深度”，树立了现代“母亲”的诗碑。

承德市作协副主席张春英将诗作与诗人打造的诗上庄相联系：“他的诗作从多个角度、多个场景出发，构建起一个满溢着深情的乡村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乡土诗人根深情重的特质。他的诗歌让诗上庄从骨子里流溢出一份质朴的乡土情感韵味，让读到诗歌的人有了可回望的故乡和无处不在、永不失联的乡愁。”

承德市作协会员学敏认为，刘福君“将对妈妈的深情写进了诗歌里，将对家乡的爱留在了诗上庄”。诗上庄作为“诗和远方”的村庄，如今“村民吃上了‘诗歌旅游饭’，全村共建成乡村民宿、农家院70余家，人均年收入从2012年的2000元提高到如今的1.5万元”，这正是诗人将个人情感、乡土情怀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河北大学教授刘长明从生命传承角度解读诗作的文化启示。“读到‘血脉悠长啊，像家乡的小河’，便会懂得所谓‘传承’，不过是带着母亲的爱好好生活。这正是诗人我们带来的人生启迪。”他说，这组诗让我们相信，远去的亲人从未真正离开，他们活在我们的思念里，延续在我们的生命里。

“这首诗不仅仅是对母亲的追忆，更是对生命的思考。”文学评论家董江阐释了诗作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亲人，珍惜每一个与亲人相处的时刻，“因为生命短暂，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挽回”。

厚重的生命质感

在传统仪式日益简化、情感表达趋于内敛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安放对逝去至亲的深重情

感？《远去的妈妈》提供了一个具有张力的文本。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教师许美娜认为，《远去的妈妈》的价值在于，通过梦境、物象与节制的抒情，构建了一种属于当代的诗歌表达方式。它不试图升华死亡，也不刻意消解悲伤，而是让哀思在真实与虚幻、日常与永恒之间流动。

文学评论家刘刘认为，《远去的妈妈》面对母亲离世，通过简朴的写作完成了诗意抵达，将新时代的母爱塑造得深沉而充满力量，让疼痛的诗歌走向了更深层次的审美体验。他援引《文学创作要“修辞立其诚”》中的观点，认为那些充满人间烟火味的诗句“是辞立其诚的自然结体，是掏心掏肺的诗学家常”。

遵化市作协主席陈寿才从创作特色角度分析了这组诗完成“私人化向公共性”转化、提炼亲情细节引发共鸣的特点。“动人诗歌无需华丽技巧，以真诚触碰生命本真，借细节与留白便能让‘远去的’母亲成为读者心中‘永在的’温暖。”这种情感的转化能力，正是当代诗歌最珍贵的品质之一。

“《远去的妈妈》是脐带镜像里的生命灵视，是唯有脐带联结的母子之间的隔世相见。”承德医学院教授金池给出独特解读，谈到诗人通过文学灵视“在烟花的寂灭中，透视到母爱即将消逝”，构建起令人感动的亲情表达方式。

承德民族师范学院教授董业铎注意到诗作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诗人多次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让全诗读来既接地气，又充满了神秘感。”同时，诗作并非沉溺于悲痛，而是传达出生生不息的希望。

文学评论家牧仁总结了诗人的创作历程：先是推出一部由50首短诗构成的诗集《母亲》，后是99首短诗汇编的长诗《妈妈》，此外还有《献给九十岁的母亲》组诗，直至《远去的妈妈》。“这些作品见证着刘福君在不同年龄段与母亲的真情对话。”正是跨越时光的情感坚守与持续书写，让《远去的妈妈》具有了厚重的生命质感。